



“小猴”的故事

□马毅平

(1)“小康,就像一场梦,可惜每一次都在黑夜中被饿醒过来!”

1956年的春天,“小猴”出生在江苏南通的一个农村,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。“小猴”家姐弟三个,“小猴”是老大。

20世纪60年代,中国农村还没有机械化的身影,所有的农活都是人来干。“小猴”从8岁那年的春天开始,便跟着母亲下地干活了。那个年代的孩子,不像现在的孩子那么幸福与幸运。

后来,“小猴”上了南通市一中,学校正好在“小猴”父亲的单位旁边。父亲是在食堂当差,单位领导们也相对照顾来自农村的“老猴”,将每天的泔水都交给“老猴”处理。于是,“小猴”每天中午放了学,第一时间赶到食堂,扒上几口“老猴”早已打好的饭菜,便着急到食堂后门先将一桶泔水搬上父亲的那辆二八大杠,然后将自行车推到墙角,让左侧的泔水桶稳稳贴着墙,随后将另一桶抬放至自行车右侧挂架上。

食堂离家大约六公里,那时候的路都是土路,骑着自行车遇上坑坑洼洼很容易摔倒,何况还载着满满的两桶泔水!

在一个寒冷的冬天,漫天飞雪,“小猴”骑着车重重地摔在了雪地上,泔水桶斜压在了大腿上,无法动弹,她只能无助地仰望着白茫茫的天空。

好在一位好心的路人,看见了这一幕,连忙飞奔过来,才把“小猴”从车下救了出来。

(2)“小康,就是一句话,小康不小康,关键还要看老乡!”

1980年,25岁的“小猴”嫁到了芦泾公社龙潭大队。当时的龙潭大队还是个远近闻名的“贫困落后生产大队”。

“小猴”到了龙潭村后,因大队缺人手,当年的老队长找到“小猴”,考虑她是普高毕业。于是,“小猴”便成了大队的会计。

1984年,看着邻村工农大队靠着特色农业富裕起来,“小猴”暗下决心,也要带着乡亲们闯出一条适合自己发家致富的新路子。

“如何带着乡亲们致富奔小康?”这一问题时常浮现在“小猴”的脑海中。

“小猴”凭着那股不服输的性格,找来资料学习,考察市场了解行情,还特地去上海参观农研所基地。最终,她选择了饲养蛋鸡这一养殖项目。

从1985年一间鸡舍、50只鸡的小作坊养殖发展到1995年拥有10间鸡舍、共700多平方米的养鸡场。年平均养蛋鸡5000只、肉鸡6000只,净收入超过2万元。养鸡使“小猴”家走上了富裕路,在村子里率先完成了脱贫摘帽的任务,也带动周边县区的20多位父老乡亲们走上了养鸡致富的小康路。

在小康致富上,“小猴”多年被评为南通市科技兴农带头人、江苏省妇女“双学双比”先进女能手;在调解工作上,“小猴”获得江苏省司法厅“防止纠纷激化”个人一等奖,连续多年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。

(3)“小康,就是一幅画,白龙湖畔的人民最幸福!”

岁月如梭,一晃又过去了20多年。

2019年,当年青春洋溢的“小猴”已变成了饱经风霜的“老猴”,当年贫困落后的龙潭大队也已变成了有湖有园、年收入440万元的龙潭社区,当年港闸的老农民已变成了崇川的新居民。

“老猴”前几年退休后,被返聘在村里担任专职调解员,每个月还有500元的岗位津贴。老伴笑她:“风里来雨里去,500元一个月还不够买几天菜,何必这样辛苦呢!”

“老猴”却依旧老有所乐地干着这份调解工作,努力实现着“小事不出社区、大事不出街道、矛盾不上交”。哪家有矛盾、哪家有困难,居民们都会想起来找“老猴”。

“老猴”的徒弟——现任龙潭社区主任严国栋说:“小康,如今不再停留于物质层面的,更是要追求精神层面的小康!”

“绿荫环绕白龙湖,烟雨朦胧善龙潭”。你们看,“老猴”跟随着新龙潭人,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奋力描绘着中国农村最美的画卷!

(后序:“小猴”,真名侯如英,一个平凡的农村女性,一名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,一位小康之路的实践者、见证者、亲历者。)



花色 杜金荣

自知

□侯求学

将一杆杆竹
劈削成篾条
编织美丽耐用的器具箩筐
我不如篾匠

将一棵棵树
砍斫成木料
打造富丽堂皇的桌椅楼阁
我不如木匠

将一块块石头
搬弄安置
叠砌宛若天成的山水园林
我不如园艺

将一天天的生活
蒸煮酝酿
抽象成抑扬顿挫的奇妙诗行

姑姑的初心

□羌联民

姑姑羌衡娥,一九三三年五月出生于南通市通州区四安镇。祖父母是老实本分的农民,在四安镇宣观堂租了地主四间土墙平房二亩地,维持全家生活。由于家贫。姑姑二哥出生后,送给凌姓人家领养,姑姑出生后,祖父把姑姑送到育婴堂,后因姑姑的外婆坚持要抚养,祖父又从育婴堂把姑姑抱了回来。

抗战爆发后,姑姑的大哥羌鲤庭参加了共产党、新四军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的工作。1942年10月的一天午后,由汉奸带路,一队日本兵突然包围了姑姑家,并在家门口设了岗哨,日本鬼子一拥而上,冲到屋里,翻箱倒柜,肆意搜查,恼羞成怒的鬼子队长和翻译官看姑姑是个小孩,把她拉到一边凶狠地训问,姑姑一问三不知。鬼子悻悻地把抄来的民主政权印制的“公粮券”和“账本”等物品搜走了。鬼子走后不久,从姑姑家西面走来一位“大哥”(地下党交通员)把姑姑拉到路边,悄悄告诉姑姑:“你大哥没被抓,但不能回家了。”当晚祖父母打工回来,得知原委,祖父连夜躲到亲戚家,姑姑和祖母躲到外婆家,大哥跟地下党转移了。这件事在姑姑年少的心里产生了深刻影响。

抗战胜利,举国欢腾。姑姑十二岁,活泼开朗,勤奋好学。在四安镇茶观殿小学读书,在王思凡、邓景英等青年教师的带领下,校园里洋溢着“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”的歌声,同学们课余跳秧歌、演话剧,姑姑还演过《白毛女》片段。整个社会呈现一片祥和的气象。

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议,大举进攻解放区,疯狂迫害进步人士,姑姑学校的邓景英老师也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秘密迫害,社会一时又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。大哥接到了紧急撤退的通知。撤退前,大哥将组织交给的一部自行车拆散,分别藏了起来。不久国民党中央军、还乡团进驻严家园(现通州区刘桥镇英雄村),由于叛徒告密,一天,还乡团到姑姑外婆家,恶狠狠地指着姑姑的母亲和外婆说:“你们是共匪家属,把藏的自行车交出来!”随即抄家。此后不断骚扰恐吓,一家人又开始了东躲西藏的生活。

1947年春天的一个晚上,一位“陌生人”带来口信:“羌鲤庭在河北荡田里,让家里送点衣服。”姑姑收拾好大哥的衣服,借着夜色,划着洗澡盆,见到久未谋面的哥哥,大哥说:“快了,天要亮了,通西就要恢

复了。”不久同村北撤干部朱志宏回到村里开展工作,发动群众。姑姑经常参加各种会议,受到教育启发,在诉苦大会上,姑姑含着泪将日本鬼子、国民党还乡团逼得妻离子散东躲西藏的苦难家史一一控诉,激起大家的愤慨。在筹建村委会的时候,姑姑被推选为妇救会主任。

一天夜里,姑姑带着几名青年妇女在村里巡逻,发现顽保长家后门的河边,有人往船上装东西,姑姑一边盯住他们的举动,一边派人通知民兵队,最后一举把他们抓住。原来是顽保长准备将家里的财物连夜运往南通城。区委工作组领导表扬了姑姑,认为姑姑虽年纪小,但胆大心细、警惕性高、立场坚定、斗争性强。

经历了斗地主、分田地、做军鞋、夜巡逻等工作锻炼,姑姑逐渐明白了一些道理:穷人为什么穷?富人为什么富?穷人怎样才能翻身解放,开始只知道新四军是穷苦人的队伍,对共产党认识比较模糊,经过工作组张有余、朱志宏等同志的教育启发,渐渐明白了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劳苦大众翻身解放,谋幸福的组织,只有跟着共产党,才能消灭反动派,才能过上幸福的日子。

1947年10月下旬,一天下午,工作组张有余同志找姑姑谈话。根据党组织对姑姑的考验,认为姑姑已经基本具备了党员的条件,愿意介绍姑姑加入党组织,并强调了党的纪律,对敌斗争的残酷性危险性。最后,张有余同志严肃地问姑姑:“你怕不怕?”姑姑坚定地回答:“不怕,我虽对党的认识还不深,但我愿意参加共产党,遵守党的纪律,为了劳苦大众翻身解放,随时准备牺牲。”张有余同志高兴地说:“很好。”当天午夜,姑姑走了十几里路,参加了由通如行署四安区区委书记林克主持的人党宣誓。从此,姑姑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党员,那一年姑姑14岁。

1947年12月,通如行署四安区和平乡召开农会代表大会,民主选举乡政权机构,在各村代表讨论候选人的时候,有代表提出:“羌衡娥信佛、吃素。”区委领导找到姑姑了解情况,姑姑说:“前些年,我母亲去庙里烧香,我也跟着去看热闹,有时也在庙里吃素斋,庙里的老尼姑看到我聪明懂事,希望收我做徒弟,我母亲没同意,母亲说为了保佑你哥哥在外平安无事,你就吃素吧,其实家里穷,买不起鱼肉荤菜。”最后姑姑说:“我不信佛,我信共产党。”区委林克书记当即说:“好!今天就开荤,晚饭吃鹅

我在等待

□侯求学

前年约了去年
去年又约今年
真害怕随了那花开花落
流光送远
我在等待

村前送到村后
日落送到月升
真害怕一如娇花嫩芽
耐不住急雨寒霜
我在等待

屋里走到屋外
月圆走到月缺
你问我桂花何时开
你说无论活在什么年代
非我不爱
我只能耐心等待

琅
诗
会

我不如诗圣诗仙

将一句句质疑
捆绑构织
修炼成九天揽月的飞天悬梯
说句掏心窝的话呀
我不如质疑者那么
成竹在胸,凛凛正气

灯
下
漫
笔

肉!”最后,大会选举姑姑担任乡青年委员。

1948年2月,姑姑被调到区土改复查工作组工作,在做好各项土改复查的同时,还要帮助群众抢收抢种。当时国民党军在刘桥镇、石港镇、长河滩建立据点,经常下乡扫荡,姑姑和工作组的其他队员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带领乡亲们转移。1948年9月姑姑到通知行署参加学习培训,随后分配到行署巡视组工作。林克同志的大姐林辉同志也在行署巡视组工作,秋冬时节,林辉大姐把自己的毛线衣送给姑姑,这是姑姑第一次穿上毛线衣,倍感革命队伍的温暖。

1949年春节,南通解放,南通人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,到处呈现新生的气息。姑姑的大哥羌鲤庭作为老区干部,参加了南通城的接收工作,二哥凌景东在中学读书期间,被选送到苏中公学学习,随后加入新四军,并参加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,至此,姑姑失散多年、生死未卜的兄妹终于取得联系,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。

解放后,姑姑分别参加了南通县委土改工作团和苏北农村工作团的土改工作。土改结束后,姑姑先后在海安县人民银行、海安县信访办公室、南通地区人民银行中心支行等单位工作。在国民经济恢复发展阶段,姑姑响应党的号召,主动走出机关,投身到火热的劳动生产一线,先后担任市缝纫厂、服装制帽厂、玻璃制品厂的领导。

1975年5月,姑姑被任命为南通拉丝厂党委书记。南通拉丝厂是“文革”中的重灾户,人心涣散,生产条件差,技术落后,污染严重,连年亏损。姑姑带领厂领导班子,整顿生产秩序,加强企业管理,深入车间工地,和工人师傅打成一片,先后组织了“奋战一百天劳动竞赛”和“争创党员先锋岗”等活动,充分调动广大工人的生产积极性,广泛听取干部职工的意见和建议,积极调研规划工厂整体搬迁。姑姑开拓进取、求真务实、艰苦奋斗的作风得到全厂干部职工的一致拥戴。经过多年艰苦努力,南通拉丝厂1981年2月整体搬迁至百花路新厂址并投入生产,当年全厂的利税指标均超额完成任务,企业被市政府评为先进单位,姑姑也受到了市局表彰。

莫道桑榆晚,为霞尚满天。如今,早已从市轻工局离休、步入耄耋之年的姑姑,精神矍铄,耳聪目明,依旧保持着看书读报的习惯,时刻感叹祖国的沧桑巨变。她是一名拥有74年党龄的共产党员,初心依旧,信仰不移,时常告诫我们晚辈:“听党话,感党恩,跟党走,为党旗添彩,为国旗增辉。”